

贵州遵义——伟大的转折从这里开始

每年的1月,是黔北山区最寒冷的时节,1935年也不例外。那一年打下遵义后,很多红军战士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个字:冷!冬雨连绵,口袋里的火柴都潮得划不出火星。此时的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已有3个月。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这支红色大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人,缺粮少弹、疲惫不堪。一份解放军档案馆里的历史档案记录:“给养非常困难……每天改为两餐一干一稀……”

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坚持下,1934年年底至1935年年初,中共中央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犹如一招妙棋,一下子缓和了满盘皆输的危局。

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遵义,从此成为我们党历史中不可省略的章节。

此时的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恢复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广大红军指战员已经从近期的作战思路变化中发现了中央决策层的变化。老红军方强生前回忆:“我偷偷问了营长,突然改变计划,是谁的主意?营长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朵边悄悄说:‘毛泽东……’”

此时,博古和李德已经失去对红军的实际控制权,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被大多数领导同志所接受,全党全军急需一次深刻的总结与反省——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军事和组织上的基础。

1月15日的晚饭后,冬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贵州军阀柏辉章公馆门前的煤油灯被点亮,灯光辉映着牌坊上碎蓝瓷片镶嵌出的“慰庐”二字。被抽调出来担负南门警卫任务的红军战士杨世林问连长:“慰庐是什么意思?”连长摇头。

杨世林生前曾回忆,遵义会议从15日起连开了3天,都是在晚饭后进行,第二天凌晨才结束。选择晚上开会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防空。

一个大火盆烧起了炭火,中央领导和各军团负责人陆续赶来。杨世林担负警卫的南门是进入会场的主要通道,他生前回忆:“毛主席披着一件带补丁的袄子,手里夹着烟和张闻天一起来的。”

王稼祥是被担架抬着来参会的,他发着烧,身上还有枪伤。刚好开会的房间里有一张躺椅,就让他躺着开会。杨世林还记得李德来得最晚,穿着笨重的大皮鞋,脸红。

辩解、争论、批判,遵义会议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连续开了3个晚上。杨世林和守卫北门的袁崑,从门缝隙中见证了历史,更多的红军官兵则并不知情。老红军王道金生前回忆,那几天部队晚上睡觉都不允许脱衣服,枪擦在怀里,随时准备战斗。但是大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一直走到了云南扎西,才知道召开了遵义会议。

3天的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指挥权,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了红军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正如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所说:“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的艰苦努力,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袁崑生前回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专门绕到北门看望警卫战士,问候大家:“同志们辛苦了!”袁崑所在的红37团官兵列队回答:



遵义会议会址外景(新华社发)

“不辛苦!”

遵义会议后,全党全军进入以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为指导的新的历史时期,其成果最先反映在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上。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红军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第3次渡赤水的前夜,红军主力在遵义的长干山和枫香坝,成功歼灭贸然跟进的川军,大获全胜。毛泽东在机要科听到这一消息,突然用湖南话特别大声地朗诵起来:长干山……枫香坝……

当时就站在毛泽东身后的机要参谋杨初振生前回忆:“看得出来毛主席心情非常好,想作一首诗。”事实确实如此——红军四渡赤水之后,终于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50年后,美国作家家来兹伯里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据新华社贵阳电)

丹心映红六盘山

——夜宿单家集探寻“红色密码”

夜幕降临,六盘山脚下,喧闹了一天的单家集渐渐安静。村里一座年代久远的农家小院送走最后一批参观学习的游客,归于一片漆黑。

“嘿!”——划一根火柴,点亮厢房炕桌上的油灯,土坯墙、炕上破旧的羊毛毡和遍布弹孔的破门板逐渐清晰起来。时光仿佛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

还是这盏油灯,曾为一位特殊的“客人”点亮。1935年至1936年间,红军长征曾三次经过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的这个回族聚居村——单家集,在这里留下了不少红色足迹和革命故事,“单家集夜话”就是其中之一。

“单家集夜话”讲的是1935年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经过这里,夜宿单家集的故事。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讲解员李靖说,当晚,毛主席与当地的一位宗教人士促膝夜谈,他讲解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主张,对方介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两人相谈甚欢,留下了“单家集夜话”的长征佳话。

这段历史在《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中也有记载:1935年10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中央红军)一纵队到达兴隆镇、单家集一带,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随一纵队行动,当晚宿营于单家集,并参观了清真寺。

“毛主席就住在农户张春德家。农户想让首长睡个好觉,把土炕烧得很热,后来又怕炕太热首长睡不惯,找了一副门板垫在羊毛毡下。”从小听老人们讲革命故事的单家集单南村党支部书记单云,讲起那段历史熟稔于心。

火热的土炕代表了百姓对红军的一片热忱之心。1942年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中有一段单家集群众迎接红军的描述,文中写道:夹道群众笑嘻嘻地提壶送水,迎面而来,向我们慰问说“同志们,今日走哪里来,辛苦了,喝开水”“你们是帮助穷汉谋利益的,喝点开水不要钱”。

这样热烈欢迎的场景,换作一个多月前,还是另一番景象。1935年8月15日,由程子华任团长,吴焕先任政委的红二十五军第一次来到单家集,看到的是一幅“跑红军”的场景——老百姓跑的跑、藏的藏,躲在家里关门窗,街道上冷冷清清。

“那个年代老百姓常受国民党军队和土匪征粮逼款,又恨又怕。一听说红军要来,也不知是什么队伍,村民们都怕得不行,有些人干脆跑进山里躲起来。”单云说。

为了不惊扰村民,红二十五军不敲门、不进院,战士们晚间就睡在街上。他们向百姓讲党和红军的政策、纪律,抗日救国的意义以及所经之处不拉夫、不收粮、不征款的政策和党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方针,解除了群众顾虑,稳定了人心。

“红二十五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战士们在休整期间不仅把驻地院子和街头巷尾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帮老百姓挑水、

看病。”李靖说,红军的言行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和赞扬,他们盛赞红军是“仁义之师”。

后来,红二十五军送给单家集一块匾额,上书“回汉兄弟亲如一家”。部队离开时,村民们还在街旁摆上茶水、糕饼,为红军送行、带路。

“仁义之师”的良好印象,让老百姓看到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时,热情相待。从“跑红军”到“迎红军”的转变,也成为民心所向的最好见证。

在单家集,老一辈相传的革命故事里总有这样一句话:“这样的队伍是得民心的,将来要得天下呢!”

这是群众对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最朴素也最深刻的理解。

1935年8月到1936年10月底,西吉县的多个乡镇留下了红军足迹,他们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扩红建政,同各族群众建立了无比深厚的情谊。他们不仅在这里播下红色火种,还留下了致富“法宝”。

兴隆镇副镇长赵强介绍,红军途经兴隆镇时,教会了老百姓用特产马铃薯制作粉条。80多年来,当地群众不断传承、改良技艺,以兴隆镇粉丝、粉条、粉皮为代表的“三粉”产业如今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

春节前夕,恒盛工贸扶贫车间的“三粉”无菌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忙着赶工最后一批年货订单。“年前这阵子最忙,我们一天最多能挣200元,比平时多100多元。”单家集单北村建档立卡户马海说,在厂里打工,既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又能照顾残疾的丈夫和正在上学的孩子,她很满意。

大力推动草畜产业、特色喜凉蔬菜、“三粉”加工和商贸物流等产业发展,单家集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脱贫致富路。

曾经的“旱码头”建起西北最大的村级活畜交易市场,目前年交易肉牛约20万头,交易额近40亿元。2021年,村里还引进龙头企业建设年屠宰量10万头的标准化屠宰场,做好肉牛分割加工、冷链物流等配套产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我们村的牛产业现在可‘牛气’了!”单家集单南村村民单云说,村民养牛、种青贮玉米、建圈草池、贷款买牛都有各种扶持政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熨帖”。

岁月变迁中,单家集的农家小院作为毛主席夜宿旧址被很好地保留下来,门板上的20多处弹孔至今清晰可见。那是毛主席和红军离开单家集后,国民党飞机投下的7枚炮弹爆炸留下的痕迹。

这座普通而又不平凡的农家小院见证了一场跨越时空的传承:80多年前,共产党领导红军翻越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此后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80多年后,六盘山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带领各族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再次践行了“为人民谋幸福”的未改初心。

(据新华社银川电)

追忆东北抗联真英雄

在吉林市革命烈士纪念馆,一座魏拯民的塑像矗立在正门前,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面容清瘦,神色坚毅。

塑像坐落在巍巍长白的群山之间,几公里外,松花江静静流淌。伴着讲解员的讲述,我们的思绪回到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

1936年,正月,山西屯留。关文濬又一次打开了儿子魏拯民(原名关有维)从东北辗转寄来的信,信里写道:“父母双亲台鉴:时间飞逝……离家……已四年有余,甚念!……自古忠孝,很难两全……”

关文濬并不知道,表面上书生气十足的儿子,已是东北抗日队伍的中流砥柱。1936年7月后,魏拯民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第一路军副总司令。

东北抗日联军,是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它是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

白山黑水间,魏拯民与时任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的杨靖宇并肩战斗,指挥所部在辉南、抚松、濛江(今靖宇)、金川、桦甸等地打击敌军,挫败日伪军多次大规模“讨伐”,曾指挥大沙河、寒葱岭等战斗。

思儿心切的关文濬,打算去东北看望魏拯民。路途遥远,妻子特别叮嘱他给儿子带上两瓶山西醋。

一路辗转到了哈尔滨,顺着地址,关文濬来到了魏拯民的借住地,却扑了个空。原来,魏拯民已奔赴东满,开展革命活动去了。未见到儿子,关文濬有些失望,他在哈尔滨待了几天,也未等到魏拯民回来。

就这样,带着遗憾,关文濬回到了山西老家。他怎么也想不到,此行去东北,竟是离儿子最近的一次,往后余生,却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1939年冬,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日趋严峻,抗联战士们在严寒中与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魏拯民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长期患心脏病和胃病。即便如此,他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战士们见魏拯民日渐消瘦,都为他担忧,但他总和大家说:病怕什么,不怕身体病,就怕思想有病。”尹是罡说。

魏拯民坚定的信念感染着抗联战士,激发着他们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曾宪委说,杨靖宇牺牲后,敌人原以为抗联一路军将一蹶不振,很快会瓦解。

但抗联战士们英勇战斗的事实,让敌人不得不承认:“杨靖宇牺牲后,魏拯民代彼指挥”“甚至还全部消灭了我们一个团的讨伐队”。

既要浴血奋战,又要与病魔斗争,积劳成疾的魏拯民于1941年3月8日病逝,年仅32岁。

“先烈的事迹,流传在长白山林海。”魏拯民烈士的殉国地吉林省吉林市桦甸市红石林业局黄泥河林场党支部书记韩小华说,如今,林业工人们继承着先烈的精神,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青山绿水。他们每天都要在山间跋涉十几公里,打击盗伐,守护山林,栽植树木,不论寒暑。

山林更美了,也更兴旺了。栽木耳、种野菜、种中药……谈起这些年的变化,林业工人张永海深有感触。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抗联战士拼死保卫的土地,已是生机盎然;抗联战士誓死保卫的人民,如今生活安乐祥和。

长白山脚下的抚松县锦江山木屋村,依山而建的村落安静祥和,这里保存有完整的满族古木屋建筑群。谁能想到,这片村落,几年前还是一片“人稀屋空”。当地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起乡村旅游,村子热闹起来了。

人气旺了,产业丰富了,村民生活好了。在长春市九台区清水村,苗木花卉产业是村子美丽兴旺的“秘诀”。清水村党总支书记单海龙说,村里成立专业合作社,建起了产、供、销为一体的苗木花卉产业链,带动当地农民就业5万余人次。

从长白山脚下,到松嫩平原之上,吉林立足老工业基地、全国商品粮基地等优势,一批新兴产业项目茁壮成长。

在中车长客的高速动车组生产车间里,一列列“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整齐列队。前段时间,我国自主研发的时速400公里跨国互联互通高速动车组在这里下线。列车可在不同气候条件、不同轨距、不同供电制式标准的国际铁路间运行,能让国际、洲际旅行更便捷。

“在魏拯民的殉国地工作生活,党员干部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既要保护好森林资源,又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韩小华说,“只有这样,才能告慰先烈。”

(据新华社长春电)



这是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途经单家集时,与宗教人士促膝夜谈的房屋。(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长春电)